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别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陳炳

羣書考索別集卷二十一

宋 章如愚 撰

兵門

兵車

古者兵車之制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詩

兵車士卒之數千乗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乗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同上

車士步卒之數兵車一乗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同上

革車輕車之制馳車千駟革車千乗馳車即兵車蓋輕車也革車駕以牛蓋輜重之車也每輕車七十二人三

人在車上一御一持戟一持弓此三人乃七十五人中之將蓋五伍為兩兩有一長故也輕車甚疾文公

兵法

謙是用兵之道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户後如脫兎敵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

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同
上

不可專泥古法看來許多陣法脫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畧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文公

孫吳說有本原且如孫吳專說用兵也有本原如說一曰道道者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有道之主將

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若使不合於道理不和於人神雖有必勝之法無所用之 文公

武侯八陣皆有用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令孟獲觀其營人分明看見只是不可犯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著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衡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為一陣有專於戰鬬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 文公

武侯善於用兵握機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來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邉乃是水之回洑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為善用兵也文公

緩急視敵趨向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纒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文公

鄉遂之兵

周人鄉遂鄰鄙之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

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四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法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

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鄣鄣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者所以不同 文公

古者内外相維今州縣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内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内外相維緩急相制 文公

鄉遂兵車之制天子六鄉故有六軍諸侯三鄉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為比比即伍也五比為閭閭即兩也四閭為族族即卒也則是夫人為兵矣至於九夫為井四井

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兵車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為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是難曉以某觀之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伐止用丘甸之民文公

鄉遂丘甸之制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内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

國一郊　文公

保伍

當嚴戒令糾禁之法保甲之法什伍其民使之守護里閭覺察奸盜誠古今不易之良法也然既許其蓄藏兵仗備置金鼓則其節制階級似亦不可不嚴切見自今見行條法累降指揮但有團結教習之文初無戒令糾禁之法鄉里豪右平居挾財恃力已不可制一旦藉此尺寸之權妄以閱集教閱為名聚衆弄兵淩弱暴

寡拒捍官司何所不至乞禁保甲擅鬬集答子文

先王比閭之法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里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之兵不曾做得成文公

小大相維之意某保甲草中所說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此最緊要蓋所以防衛縣郭以制變縣有官府

獄訟倉庫之屬須是四面有防衛始得一隅官須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諸鄉則只置彈壓之類而不徧置隅官黙寓大小相維之意於其間文公

井田軍賦

井田軍賦之制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固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衆班志並作終字衆十為同同

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井田類說　文公

府衛兵

漢時皆用子弟漢時宿衛皆是子弟不似今用軍卒　文公

府兵立而兵農分因論唐府兵之制曰兵農之分自唐

府兵始盖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一人便不復為農矣同上

府衛廢而長征始自秦漢以下至六國皆未有長征兵都是調發於民及唐府衛法壞然後方有長征兵同上

皇城以武臣宦者兼掌皇城司有親兵數千人今八相貌士之屬是也以武臣二員并内侍都知二員管之宋朝只此一項令宦者掌兵而以武臣參之此又以制殿前都

指揮之兵也（同上）

唐兵盡付刺史節度唐之兵盡付與刺史節度使其他牙將之類皆由刺史節度使辟置無如今許多官屬（同上）

唐宋朝主兵之官唐制節度（兵）觀察（財）處置等使即節鎮也使持節某州諸軍事（兵）某州刺史（民）即支郡也支郡隷於節鎮而節鎮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軍都頭並掌兵事又皆是土人為之其久則根勢深固反視

節度有客主之勢至有誅逐其上而更代為之凡陸梁跋扈之事因兹而有其間惟是節度得人方能率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斥地最廣乃在於統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節鎮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強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變而後可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踈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之勢當時至有某州某縣直隷京師而不屬節度者置通判以奪其政命都監監押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

之官以奪其財向之所患今皆無憂矣其後又有路分鈐轄總領等員神宗時又增置三十七將離亂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於主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所用姑存其名目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且刻剥士卒困怨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要之與事但可責之郡守他亦自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脩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為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古人謂生之者衆食之

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今一切反之同上

禁兵

國初置諸州指揮使太祖收諸鎮節度兵權置諸州指揮使大州十數員次州六七員又次州三四員每員營兵四五百人本州自置營招兵而軍員管之每遇遷陞則宻院出宣付之用紙一大幅題其上曰宣付指揮使某却不押號而以御前之寶印之軍員得此極重有一人而得數宣者蓋宫中亦有數等員級遷轉也指揮有

廳有射場只在營中升降不得出官樞密院行下文字

日宣尚書省曰劄子

諸州禁軍之法廢祖宗時只有許多禁軍散在諸州謂之禁軍者乃天子所用之軍不許他役而今添得許多御前諸軍分屯了故諸州舊有禁軍皆不理會又如潭州緣置飛虎一軍了故都不管那禁軍與親軍同上

近時三衙權重今之三衙即舊日之指揮使朱温由宣武節度使慕唐疑忌他人自用其宣武指揮使為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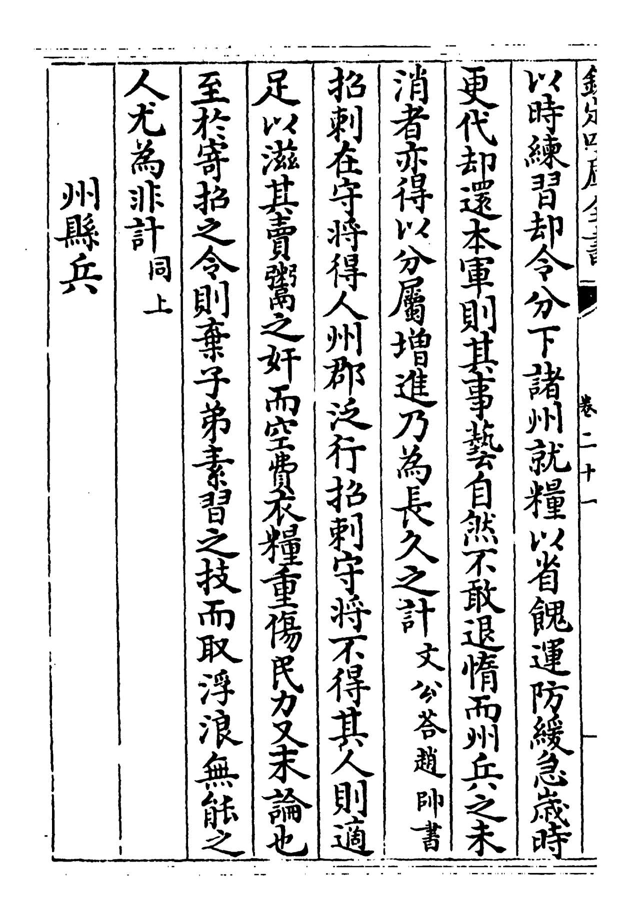
前指揮使管禁衛諸軍以至今日其權益重嘗見歐陽公記其為某官時殿帥之權猶輕見從官皆不接坐及再入為執政則禮數皆大異矣文公

當正養兵之源宋朝養兵盡國更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從枝葉上去添兵添將太祖初定天下將諸軍分隸州郡特寄養爾故謂之第幾指揮謂之禁軍明其為禁管也其將校乃銜前今所謂都知兵馬使謂之教練乃是其軍之將也若都監乃唐末監軍之遺制鈐轄都部

署皆國初制也部署即今之總管今州鈐路鈐總管皆無職事但大閱事供職一兩日耳文公

禁軍支遣之費添招禁軍二百人每年合用糧米五千四百石料錢八百五十四貫文省春冬衣絹一千三百五十四匹綿四千五百兩衣錢七百六十五貫委是數目浩大即無合撥窠名可以支遣乞住招軍狀 文公

填刺軍中子弟今日州郡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諸軍子弟填刺本軍



以時練習却令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餽運防緩急歲時更代却還本軍則其事埶自然不敢退惰而州兵之未消者亦得以分屬增進乃為長久之計文公答趙帥書

招刺在守將得人州郡泛行招刺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滋其賣鬻之奸而空費衣糧重傷民力又未論也至於寄招之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人尤為非計同上

州縣兵

飛虎軍當屬帥司荆湖南路安撫司飛虎軍元是帥臣辛棄疾刱置所費財力以鉅萬計選募旣精器械亦脩經營嘗理用力至多數年以來盜賊不起蠻徭帖息一路賴之以安而棄疾去鎮之後便有指揮撥隸州軍司旣而又有指揮撥隸荆鄂副都都統自此一後只許緩急聽本司節制而陞差事權並在襄陽切詳當日刱置此軍本為彈壓湖南盜賊事隸本路帥司本路別無頭段軍馬惟賴此軍以壯聲勢而以帥司制御此軍近在

目前行移快疾察探精審事權所屬既以專一種種利便乞撥飛虎軍隸湖南安撫劄子 文公

弓級與寨兵相表裏州縣去處雖非要害然既有官府民居倉庫刑獄則亦不可無備故逐縣皆有尉司弓級大者百餘人小者不下數十人與營寨上軍表裏防護其用意亦備詳而深遠矣論郭昌增置新寨利害劄子 文公

罷寨兵而增弓手只於本縣立限招足闕額弓手而更

於閫外增置二十五人湊足一百人亦足以增重形勢防衛不虞而弓手繫屬本縣縣尉知縣等級相承各分素定易為拘轄比之立寨招軍利害萬萬不同矣同上

古今兵制總論

今之兵異於古古者兵一而已矣今內外之兵人餘萬而別為三四又離為六七別為三四禁兵也廂兵也民兵也蕃兵也離為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兵之一也給漕輓者皆兵也服工事者皆兵也繕河防者皆兵也典

淮河者皆兵也給國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孫洙

虞周不以兵為諱治世雖未甞好戰亦未甞忘戰也舜當至治之時固可以鼓琴而詠南風之詩矣然典謨所述在内則明射侯以為教養之術在外則奮武衞以為備禦之防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練固未甞以兵為諱也武王之時固可以建櫜而奏戢戈之頌矣然司馬所掌於春於夏則有振旅茇舍之名於秋於冬則有治兵大

閫之法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練亦未聞其以兵為諱也東萊

春秋不言敗不言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能敵不能抗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胡文定公

古之兵雖敗而不可多殺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户百萬血流於江河如後世之戰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

書生議兵自荀卿始書生輕議兵自荀卿發之三至五權六術雖畧本仁義然聖人不輕議兵夾谷之會田常之討勇往直前無如吾夫子者至於衛公由求之間皆

深閉固拒不假辭色非沮之也詭之也卿譚之何容易

耶末世乃以長嘯却師圍碁破敵揮扇請鏖戰投筆

取封爵抵掌談笑橫槊賦詩視聖人所甚謹邈然輕

肆焉使書生讀之激昂歆羡袖書公卿之門飛奏雲文

之陛莫不拊髀嘆息恨其試已之晚是則鼓之舞之

荀卿為之罪人也 屏山

漢兵制亦近古儒者論兵卒有唐制而遺漢焉雖歐陽

公之論亦曰自周襄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

之於農而藕明允遂斷為之言兵民之分自秦漢始噫誠然耶非邪愚聞之先儒漢兵民大畧似唐而尤近古惟唐之知不知有漢攷漢志之未審者也雖然非論者之罪也自孟堅作漢志志刑法而不志兵取古者大刑用甲兵之義而以兵附刑無害也而述之不詳使一代之制無稽焉班孟堅蓋過矣

秦漢以來之兵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畜虎豹圈檻一缺咆哮四出其故何也三

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来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為老泉

漢武用兵之禍漢武帝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五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東坡

武帝征伐之數元光六年之間遣將軍者四元朔六年之間遣將軍者五元狩六年之間遣將軍者三漢史

發揮

武帝用兵之失河朔元年得河南置朔方郡則以為衛青之功而棄上谷遼陽地與匈奴則不計也元狩四年斬首八九萬則以為去病之功而士馬物故則不計也武帝肅代用兵肅代用兵非武帝比也武帝之兵生於情則自我發之自我抑之輪臺之詔纔下而富民之封可即日見効矣唐自安史貽禍之後藩鎮不掉控制無權兩河用兵連年不解猛虎在前不殺則噬嶯步豈

容少却哉
唐末兵強唐自肅代以來鎮兵禁旅之勢迭強而天子以萬乘之尊日伺此輩動息以為輕重平盧闕帥自朝廷擢任可也必察軍中之所欲立者而後有旌節之授襄陽謀將自九重揀拔可也乃因衆議之所樂推者而後有留後之除則恩威䙡矣神策凌暴畿甸繩之以國憲可也而芟削舉劾輒重得罪禁軍邀激宰相治之以典刑可也天子知其故無如之何則禮信虧矣

宋朝之兵無強弱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衆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藩鎮之兵強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強固末大不掉兵弱故天下孤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

太祖善御將太祖定天下亦有爪牙之將熊羆之將如韓彭者十餘人馬王審琦之屬是也以合之議者而思所以制之之術非威不可也而太祖則不然從容於杯

酒之間而盡泄其肺腑之論使之油然而動亦泰然而安釋然自放其權收其兵而盡得其節鎮者此髙皇帝之威武所不能辨而太祖談笑收之真用兵之明驗也聖人重於用兵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

不啻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録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詩傳

去浮冗則民力寬今日民貧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矣若不討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戚屢東南憾後之勲未集所以養而固圉者常患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遽減切意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貲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邊

備誠能行此三者民力庶幾其可寬也孝宗朝庚子封事　文公

將非人則怨憤今將卒皆厮役凡派到軍之日惟務裒斂刻剥希望誅求至於招収簡閲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剥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反見親寵怨怒鬱積無所伸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孝宗朝庚子封事　文公

將得人則奮厲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奮厲蒐閱以時而冗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得人而久任則上下相安緩急可恃同上

將帥貪而士卒貧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讟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戊申封事　文公

將權濫而軍政壞謝却傲使嘉奬壯圖冝若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閹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孝宗朝延和奏劄　文公

當募子弟之暗曉者軍中子弟亦有素習軍馬暗曉戰陣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反爲之分責州郡枉費錢物拖拽短小生踈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孝宗朝庚子封事　文公

統率在得其道只就這腔裏自有道理呼吸之間便

可以弱為强變怯為勇振柔為剛易敗為勝直如反掌耳文公

用財養兵之費今天下財用費於養兵者十之八九一百萬貫養一萬人此以歲計同上

財用費於養兵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已前未有池揚江鄂之兵止謂張宣撫兵某人兵今增添許多兵合當精練禁兵汰其老弱以為廂兵同上

范公招募刑法范公嘗立一軍為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

教習諸軍弓射某在潭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剌以填上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同上

聖人文武並用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

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親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真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為訓也鄭公藝圃折衷

弓矢當習於無事曲道險阨則劒盾利仰高將下則弓矢便是則射者固嬰城之具而其為技必習之於無事之時然後緩急可賴而用也以蜂蟻之屯雖未能傅吾城

而陳而吾之士固將狥我以死亡其可以不素教而用之哉

射圃記　文公

羣書考索別集卷二十一

羣書考索别集卷二十二　宋　章如愚　撰

夷狄門

歴代御夷狄

歴代待夷狄皆非上策夷狄荐食邉境為日久矣虞夏有山戎獯鬻之患成周有昆夷玁狁之難趙築長城以設險秦驅諸戎而出塞逮漢而下和之以親而不庭懷之以文而不至要之以盟而無信餌之以貨而無厭强

臣以是發憤王者於焉赫怒至有空天下以事之奪耜耒而授干盾四海將服而中原隨獘英主所以疚心良士所以極慮故漢武震威而損費光武惜費而損威李牧知保塞而不議其久奉春約和親而不議其叛賈誼陳五餌而不議其貪晁錯論三技而不議其獷班固述懷禦而不議其強侯應討屯戍而不議其守誠哉嚴尤所謂無上策者也魏晉以降或結以姻婭抗之鋒鍔謀者鮮而鬬者衆偏議多而勝算少其間羈禦之制無復

可從　夏英公文

帝王之世以伐夷狄為不得已泰漢而後以伐夷狄為當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何嘗聞治夷狄之事出車杕杜之詩以紂德方暴戎狄乘間侵入詩序所謂以天子之命命將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其後厲王無道玁狁入居焦穫之間侵鎬及方以至涇陽宣王初起奮然欲討其不服不得不然故六月出師冒急而行其詩初謂薄伐玁狁以奏膚公者是也劉向自號為儒者

不能知三代之意其論陳湯之功言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也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其夸大如此自以為三代莫能及如賈誼横身要治益後世所謂賢者皆不識三代之人意此所以內外擾擾迭為勝負如秦皇漢武無其功唐太宗雖有其功而非先王之所尚不足以為後世法也葉正則

周御夷狄

嚴尤以周為得中策劉貺以周為得上策周之盛時列

荒服於五服之遠坐夷蠻於九門之外召公戒武王之受獒周公勸成王之詰兵叛則不勞師降則不釋備此劉貺所以稱其得上策也彼嚴尤屈周而居中其後人不詳也彼其意以為先王之於夷狄或臣或叛吾何事於必征哉不幸周室中微四夷交侵宣王之明命師出征亦不過驅而出諸涇原而已誠以征而有功則疲民征而無功則覆國故自古未有專征而得上策者有若宣王之不窮兵遠討亦僅得中策所以深明周家之盛

脩政刑嚴武備使其為寇不能為臣不得為最上之策可知矣然則尤之意豈有異於䝉乎

周漢御夷狄　宋藻史論

古者太平之世以臣服夷狄為驗後世强盛之時以征伐夷狄為功古者太平之世以臣服夷狄為驗後世强盛之時以征伐夷狄為功方周人開國之初太王有狄人之患内守外禦其為常不足以自給比至成王東夷又叛然其德化之流行四方無思不服越裳氏累數譯

而來益方其始立國之初以至於國勢既成之後其聖賢警戒脩德銷兵馴致積漸以至責躬省已無分毫欠缺處當其天下太平乃是人主德化已到四夷出力以抗者終是其來有限而聖人脩德以應其誠不已故當太平之盛雖無俟乎遠夷之向化要荒之慕義然必臣服然後太平可得而驗漢之初年承戰伐死傷之後匈奴控弦於北方勁兵强弩出入無常漢人累世不得解甲自漢而言文景號為有德之君然匈奴侵寇不常文

帝德既不足以懷之武又不足以勝之方其攘臂拊髀雖欲求勝而不可及其納幣結昏則又請和而不遂富庶之後窮兵遠討師徒死傷者無數終以不服雖漢之事比之成周用德與用力之殊難易之辨成敗之迹已大相遼絶葉正則

春秋御夷狄

會戎為非追戎亦非春秋書公會戎于唐葢譏其戎不可會而戎之會也又書云追戎于濟由葢譏其過侵而

無備逮去而後追也　宋藻諸史論

魯莊公不知禦夷狄之術臣謹案春秋魯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於濟西孔子書之者蓋罪莊公禦之無術而備之不素也夫人有數口之家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柵而外施陷穽以預待之矣有百金之資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鐍以預防之矣此野夫鄙人非有過人之聰明尚能及此也若莊公者土地不為不廣人民不為不衆而反恬不事事侵而不知其

來知其去也方追之於濟西而已其術不已疎乎此其所以得罪於春秋者也

鄭範嵎莬論

秦襄公於西戎義當復讎秦襄公始有秦國車馬器械未備而歲出師以伐西戎則疑於困民力者而小戎之詩聖人取焉葢西戎於秦不共戴天之讎往者秦仲之事莊公之子世父曰戎殺我大父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事雖不成君子義之况西戎嘗伐周實殺幽王驪山下周平王至遷都避之以其地封秦則襄公於戎固

有君父之讎雖終身伐戎死於出師蓋甘心焉此聖人之意也春秋之義夫子以討賊望天下之臣子而復讐之義載在禮經周公蓋盡心焉

武帝開西域西域不能為漢利光武絕西域匈奴亦不能為漢患漢自武帝開西域以圖匈奴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喜功名之士多言開西域之功樂安靜之人亦言謝西域之利吾嘗推原其故矣言利者則曰自武帝建置四郡隔絕西域相通之道可以斷匈奴之右臂而

制西域合從之患言害者亦曰自光武絶西域而海内安樂無事雖議論不一而大要不出乎二端而已矣嗟乎聽言之道亦以其事觀之耳秦漢隋唐所以不如三代者豈非以其治亂之大驗而察之乎漢自武帝開西域之後中國之力困於龜兹大宛之國多矣終武帝之世弊於匈奴昌嘗籍西域之助哉甘露黄龍之間千里賔服此亦直匈奴衰亂故適會其成事非西域之功也光武謝絶西域亦未見匈奴侵暴久乃南北單于自相

攻擊納款稱臣謝絶之事豈遽遂無功哉永平之後既通西域而鄯善墩煌之間一治一否未見制匈奴之為漢利而開西域之為漢患也昭昭矣同上

武帝御夷狄

武帝窮兵文武所恃者祖宗之德未泯人才之用為多孝武窮兵文武之主也承富庶之餘席治平之後不務脩德而快意於匈奴其總兵者凡十有三其分出鴈門雲中酒泉者凡二十有八其遣將提軍九十有七嗚乎

武帝之窮兵如此至於海内虚耗户口減半繼以聚斂榷酤愁嘆無聊當此之時海内騷然幾無復為漢矣武帝以能扶持宗社不至敗亡者葢以文景之德在人未泯人才之用於兹為多故爾師古

宣帝御夷狄

宣帝中興不在於撥亂反正而在於兼夷狄高帝有百戰之勇而有白登之圍吕后臨朝而有嫚駡之書文帝務德與之和親而有火通甘泉之警武帝窮天下之力

纍兵連年而終不得其要領匈奴之勢日長炎炎而漢之辱甚矣宣帝本始之中一遣五將軍以擊之神爵之中又遣充國以屯田之當是時也匈奴畏威悚服奉珍朝賀入侍者不可勝數至於渭上之朝光前絶後三代以來絶無而僅有此固足以雪漢家之恥矣昔商高宗之興有鬼方三年之伐宣王之興亦修政事以攘夷狄是二君者亦商周中興之君也而史臣以宣帝比之其以此歟愚故曰宣帝之中興不在於撥亂反正而在於

無夷狄也　唐子西

漢宣帝非專於兼夷狄强其在我而彼不得不弱漢武好大喜功勤兵於遠聽張騫王恢之誕計任衛青霍去病以深入蘇武幾不得脫李陵終不免久而邊儲告乏府庫屢空則任用聚歛之臣繼行慘酷之政外將無功而內將自潰民不堪命者有年矣賴宣帝興自民間知天下之疾苦信用知時務之霍光繼以遵祖宗之故事魏相又承之以長厚之丙吉於是革苛政為愷悌易暴

亂為昇平文學法理之士莫不各精其能夫然後聲教洋溢而四海畏威非孝宣專於禦夷狄也強其在我而彼不得不弱故也同上

漢自宣帝以前匈奴盛强而漢以治自宣帝以後匈奴衰弱而漢以亂漢自宣帝以前匈奴盛强而漢以治自宣帝以後匈奴衰弱而漢以亂觀宣帝以前太史之所書曰某年匈奴入雲中某年匈奴入上郡某年匈奴入朔方誠艱難多事之時也觀宣帝以後太史之所書曰

某年郅質支單于祠郊廟某年呼韓邪單于來朝改元某年單于來朝赦天下誠太平無事之時也有艱難多事之形而天下反治有太平無事之形而天下反亂獨何歟多事則懼而修政無事則怠而佚豫此治亂之所以分也吾嘗謂漢祚之亡不在於元帝而在於宣帝不生於王莽之強而生於渭橋之弱焉彼匈奴自高帝以來桀驁不賓非祖宗之治常若宣帝也特其勢自強耳及宣帝之世款塞來王非宣帝之治過其祖宗也特其

勢自强耳初無一毫預於中國而宣帝乃以為功光祖宗張皇其事以震耀于後世元成以下習熟見聞遂以為祖宗之所患者獨匈奴今匈奴既服則天下無復多事矣遂盤樂怠傲以至于亡豈非宣帝有以啓之耶呂東萊

夷狄之强弱無關於漢家之盛衰漢自宣帝以前夷狄之患無日無之今年入雲中明年入上郡而漢日以大治及至中世而後来朝告廟而漢治日以不振夫以强

無損於漢之治弱無救於漢之衰盖盛衰之勢在漢而不在匈奴也明矣

寧邊對廷

晉宋御夷狄

晉宋無一定之謀策妄挑强胡我朝無先立之規模常隨蹔窮計謝元淝水之役桓温灞上之師宋武帝入燕平秦之捷皆大機會唯其當時為國者蕲蕲自保初無長策遠算故旋勝輙敗隨得隨失若宋文帝元嘉中屢嘗北伐既得河南未幾而魏取之最後二十七年輕信

王元謨之言大舉伐魏先是童謡有云敵馬飲江水佛貍死卯年是時魏太武南下南方議者皆謂是又符堅之舉也元何元謨退敗魏師直至瓜步所過無不殘滅宋之君臣搏手無策縁江置戍魏人凡破南兖徐梁豫青兾六州而國以大困則皆其無一定之策橫挑强魏之所至也今北敵之强比曩時之魏伯仲爾其一定之計蓋以和為戰以戰為和是術也而吾之所以待之者反不先立其在我而乃蹈其術中可乎

萬石上兵事

秦隋御夷狄

秦之亂在於匈奴隋之亂在於高麗高麗事本微賤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節目關繫却在此自秦漢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過匈奴當始皇時天下新統一常得祕記於是空國以事不復計較國內虛實與民之安危盡力匈奴內又為奢侈苛刻以搖動之陳勝吳廣因以為亂漢武帝亦緣累世為匈奴所侵中國不得志故欲乘其富强併力除治而天下困弊幾至大亂秦皇漢

武甘心快意其過失固不待論然要是相為權衡因循以至亂亡尚有可言者若高麗則東海一隅之小夷本未嘗為中國之難及隋文帝新合天下為一其時匈奴故地突厥得之已自稽首承順隋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啓民奉事甚恭執事甚謹據此事勢雖秦皇漢武亦無所發其怒偶因高麗之使在啓民所然而煬帝亦何嘗知高麗正欲置於度外耳緣裴矩一言遂成此禍裴矩亦無他言但要見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效朝貢

見其得意而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自此天下騷動煬帝親屈萬乘至其國都大合天下之力以較一城之勝負推理論之無有不敗雖以黄帝之兵無能爲也既不能克遂至再伐而天下已亂盖陳勝吳廣所以亂秦者在匈奴而楊𤣥感所以亂隋者在高麗

葉正則

漢唐御夷狄

冒頓在漢乃始强之時故高祖用兵難突厥在唐正將衰之日故太宗用兵易突厥當周隋之際最爲强盛方

後周北齊相距爭求助於突厥突厥常持二國之輕重以得大利至隋中間天下一統始漸臣服及大業末隋政亂而西北盜起爭引突厥為助雖髙祖太宗亦不免資以為名以此突厥復强與漢匈奴無異然而冒頓正是匈奴始强之時卒能為中國患謀臣猛將皆莫敢抗突厥雖强却是將衰之勢故太宗不勞重兵不煩累戰而其國天變見於上人心叛於下乖離潰散不內屬中國則北附薛延陀突厥竟以此亡豈太宗之兵威便能

使突厥如此亦豈李靖李勣為將便能制之如此葉正則

唐太宗御夷狄

太宗征伐夷狄自謂行仁義太宗豈得為仁義之師太宗不知此意反以為秦皇漢武帝窮極兵革不能致其要領而吾一旦得之遂以為功高前世嘗謂嚴尤謂禦戎無上策今朕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又言朕用魏徵力行仁義元年水二年旱蝗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咨怨三年關中大熟米斗三錢是時突厥來朝

蠻夷君長皆帶刀宿衛不知此直偶然就使君臣立行仁義如何便得其效捷疾如此緣此太宗所恃以為國本者甚輕因而斥大邊境破薛延陀滅高昌吐谷渾其他如龜兹焉耆窮塞之外邊蠻小夷稍有不從則選將用兵俘取其君長蓋秦皇漢武猶是肆為無道快意用兵若太宗則直云朕行仁義其征伐皆是仁義之師仁義必世百年而後見其功豈為旦暮用兵之名耶 同上

太宗當以隋為鑒不當伐高麗太宗明達見隋之所以

失與已之所以得本因高麗之故當懲艾前事絶迹息意不敢復言而羣臣諸將亦不當以此爲意就使高麗奉其土地人民請命於唐亦不可受如漢光武尚能閉玉關謝西域何者覆車之轍深可畏也然太宗之志反以煬帝爲不能克在我之時不當有此事雖偃武修文而其抵掌之志已在平壤之下矣遂至晚年親爲此行當時想見在庭之臣亦多不以爲然者魏鄭公在時太宗猶未敢有此意故證亦不及至於房元齡以垂

死之忠苦口力諫而終不可回比親到高麗士馬頓斃衣糧頓竭威重傷損終不能克既以天下之大困於一城之小而不能反當此之時惟言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蓋雖玄齡之言亦不能念矣 同上

唐太宗伐高麗謂不遺後世憂不知適所以為後世患

太宗之伐高麗也曰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後嗣因士馬盛強謀臣導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烏乎異哉夫人君之有一國譬如人之有一

身其小大肥瘠各有天性如欲增大而附益之非為癰則癭矣其益不已是欲癰與癭也其所以累子孫而為後世患莫大焉反以為不憂乎太宗聰明英武自其弱歲征伐無不如志故其即位猶喜馳馳海外狃於常態故也且以唐考之西極葱嶺東至高麗南界真臘北極大漠其土地亦大矣然卒得以服而有之者幾何時哉干戈未定而兩都不守萬乘播奔肅宗號為中興而大盜劇賊自擅境土近在宇下是以其心腹且不能自有

而區區取高麗以為不遺後世憂甚矣思之過而計之失也 崔鷗文

唐太宗一勝高麗李示臣下以為功 高麗既敗舉國大駭後黄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烟帝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斷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强也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

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於勇敢强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於禮義而雅以戰勝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為功矜其智能夸示臣下其欲不亦小哉范祖禹

唐太宗當高麗之强而不能伐唐高宗乘高麗之弱而乃能攻太宗舉國以取高麗猛將統率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逡巡而返何則蓋蘇文之雄而欲以亡國處之過矣高宗之初蘇文入寇則以一李勣滅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勢敗也 張文潛

唐太宗屈意事戎所以甚戎之曲而盈中國之氣唐太宗如彼其才而持金帛盟解頡利可汗館帝女于外而許延陀何也當時羣臣或不能通知太宗之意夫太

宗雖以武定天下然民方厭苦於兵頡利延陀未有可誅之大罪故厚之以貨賂許之以婚姻若曰戰非我所欲而寧負愧所以甚彼之曲而盈中國之氣也故卒擒頡利可汗延陀失據而死則太宗之謀不為不遠矣 李清臣文

唐太宗伐夷狄而矜功非可以遺後嗣江夏王道宗伐延陀破之鐵勒諸部皆請入朝車馬至浮陽回紇冬遣使入貢帝大喜詔曰 云云 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又為詩

序曰雪恥酧百王陳凶報千古斷之曰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獻獒大保作訓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虧一簣因事而戒恐其驕也太宗不得志於東夷欲收功於非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如疾風於振槁自以為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昔之有天下者亦可得而畧聞矣舜曰其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然則欲其率服莫若難任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柔遠能邇治内安外而殊之民嚮風慕義

不以利誘不以威脇而自至矣欲附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強致也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奮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為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為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必以為恥其失不在於己則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

也民非不衆也曷若俱得無失修其禮樂刑政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革不試以致大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不入於秦則入於隋雖不至於亡而嘗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太宗矜其功能好大無窮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

同上

唐太宗自謂得上策豈得為上策　自嚴尤論夷狄以為前世未嘗有上策至唐太宗能擒頡利郡縣諸戎始以嚴尤為非若太宗者所謂上策歟噫亦陋矣先王何策之可論又況從而區處之與秦漢並稱乎　葉正則

群書考索別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別集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陳炳

羣書考索别集卷二十三　　宋　章如愚　撰

邊防門

江

長江江南所恃以為固者長江也四川之地據長江上游而下臨吴會盖江水出岷山經䕫峡而抵荆楚則江陵為一都會沅湘衆水合洞庭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一都會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匯於湓口

則九江為一都會

江陵古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達吳會西通巴蜀

孔明以為用武之國

武昌今鄂州當江湖之衝西距郢南距鄂西南距江陵

東北距九江吳文帝嘗都於此東晉齊梁陳之際號

稱盛府

九江今江州魯人謂北控羣蠻西連荆郢晉江州所領

兼江東西湖南北十州之地南朝因而不敢嘗以貴王

大臣爲都督刺史

周瑜赤壁之勝後漢建安十三年操東下張昭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荆得荆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肅瑜不可瑜曰得精兵三萬保爲將軍破之遇於赤壁黄蓋曰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闘艦載燥荻枯柴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火燒盡北船

吕蒙謀殺關侯建安二十四年關侯圍曹仁于樊口吕蒙忌侯居上流密言於權曰令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

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侯不如盡去侯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

呂蒙襲侯入江陵蒙襲侯入潯陽盡伏精兵舼䑸中使白衣摇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盡得侯沿邉屯候遂入江陵

趙咨使魏魏黄初二年帝曰吳難魏乎咨曰吳王帶甲百萬江漢為池

魏帝問詡伐吴蜀黄初四年帝問賈詡欲伐吴蜀何先

詡曰吴蜀雖小國依山阻水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

卒謀

鄧芝吴蜀二長四年漢遣鄧芝使吴芝曰蜀有重險之

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

退可鼎足而立

魏帝嘆江之險五年帝大興兵御龍舟至廣陵江水盛

長帝臨望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

天限南北六年再至廣陵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帝見波濤洶湧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陸抗論江晉泰始六年陸抗疏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

吳彥鎖江八年王濬作船木柹蔽江而下吳彥為鐵鎖橫斷江路

羊祜論水戰咸寧二年祜疏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

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趨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

羊祜陳伐江南四年祜病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若不幸而没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

孫欽嘆北軍飛渡太康元年王濬出巴東以大筏收鐵錐以火炬燒鐵鎖克西陵襲樂鄉孫欽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濬入建業濬自武昌順流徑趨建業

新亭對泣永嘉五年名士登新亭游宴周顗中坐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相視流涕王導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

祖逖渡江建興元年逖擊楫渡曰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庾翼鎮武昌咸康八年庾翼在武昌欲移鎮樂鄉王述與庾冰牋曰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

袁喬論沿江軍永和二年元温將伐蜀將佐不可袁喬曰沿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

義之論保長江八年殷浩北伐無功謀再舉義羲之遺書曰今軍病資竭保淮之志非所以復及莫若還保長江自長江以外覊縻而已不從

孫綽論長江隆和二年温請遷都洛陽孫綽䟽曰昔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

符堅寇江太元六年符堅入寇權翼曰晉雖微弱謝安

元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越曰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堅曰今以吾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何險之可恃也

魏主窺江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主至瓜步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躍民皆荷擔而立上登石頭城有憂色曰檀道濟在豈使胡馬至此

長江為限梁承聖二年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

長江天塹祥明元年隋軍臨江施文慶沈客卿抑奏報而不言後主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来周師再来無不摧敗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耶帝以為然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賀若弼濟江隋開皇九年若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集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役人馬喧噪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

擒虎將五百人自横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樊若水進取江南宋朝開寶七年江南樊若水舉進士不第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以小舫載絲絙其中維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返而得其數遂詣闕自言有策可取江南上如其策太祖造浮梁渡江冬遣八作使郝守濬率丁匠自荆南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黄黒龍船於采石磯繫纜三日而成不差尺寸王師過之如履平地

建康天險建炎元年（時駕在南京）劉珏言金陵天險前
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久安財力盡富盛足以待敵
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請定計巡幸
水戰之備三年呂頤浩奏陰為過江之備又水戰之具
在今宜講然防淮難防江易近雖在鎮江之岸擺拍
海船而上流諸郡自荆南抵儀真可渡處甚多豈不
可預為計望置使兩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
荆南專提舉造船具詢水戰利害

世忠决吳越之行上駐驆江寧敵報至召諸將問駐驆之地韓世忠曰官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遂决吳越之行

敵人采石濟江杜充在建康以六萬人列戍江南岸而閉門不出師無統一敵自馬家渡過江充北走儀真敵入建康遂自采石濟江

世忠金山之捷四年烏珠回至鎮江韓世忠駐焦山以邀之世忠兵止八千募海船百餘艘以鐵綆貫大鈎授

諸軍強健者敵擁十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船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而入敵不得渡爲珠鼇渠遁去

趙鼎防金金人破楚州范宗尹曰敵未必再渡趙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賴浩遣諸將禦江紹興二年秋上曰寇或南來不避如何賴浩曰若盡遣諸將禦江寇豈能便渡但先定計以待之上曰未聞千里而畏人者

張浚視師江上四年世忠捷大儀敵在滁上造舟已有渡江之耗趙鼎薦張浚福州居住可當大事詔浚知樞密院事往江上視師

趙鼎陳計鼎密陳計當先定事至即應之不可聞渡江便退即諸將各自為謀天下事不再集矣三衙楊沂中劉錡謂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方遣二君舉兵趨常潤合諸將併力一戰以決存亡無他術也二人同聲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到此不得不然御

史魏矼言當罷請和二字以攻守待之

烏珠遁去張浚至鎮江部分諸將世忠與烏珠書謂樞密已在此矣敵衆乏糧又其主晟病篤韓常勸烏珠曰士無鬭志苟強驅之過江必多叛者烏珠一夕遁去麟猊亦北走

張浚視師六年都督張浚行邊郡視師時淮東宣撫韓世忠駐承楚淮西宣撫劉光世屯太平州江東宣撫張浚屯建康湖北京西招討岳飛在鄂朝論以邊防空缺

處尚多浚獨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敖滬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我軍在前雖有他岐捷徑敵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太原未陷則尼堪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爾不然必環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

張浚會大帥議事浚至江上會諸大帥議事乃命世忠屯承楚以圖淮陽命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張浚練兵建康為進屯盱眙之計命楊沂中領精兵為浚後翼於

是國威大振

張浚請幸建康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臨安易生驕肆力請幸建康

浚復出江上浚復出江上視師時諸將聲勢不相及沿江一帶更無軍馬諸將欲退保江浚力奏異議乃息楊沂中逐敵于李家灣

高宗駐蹕建康七年上駐蹕建康

劉錡順昌之捷十年烏珠渝盟劉錡捷於順昌

拓臯之捷十一年烏珠再舉丙戌錡至拓臯適與敵會錡與諸軍合擊之浚與大軍繼至敵大敗

團結沿江民兵建康留守葉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至是呼集分據江津分數千人守馬家渡敵果使酈瓊以輕兵来犯覺有備乃出

陳康伯四策三十一年康伯四策沿江諸郡增壁積糧為歸宿之地

康伯請决聖意五月康伯奏敵國渝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决則將士之氣自振

汪澈請置師江上御史汪澈言置師江上而專付閫外之任

葉義問督視以知樞密院葉義問視江淮荆襄軍馬舍人虞允文為參議軍事起張浚判建康

命吳拱護武昌敵揚聲欲自光黄擣武昌朝廷以敵昔嘗由此入江西慮揺根本命吳拱護武昌一帶津渡

拱將回鄂汪澈止之而自發鄂之餘兵進戍黃州敵果犯襄陽拱遂破之

元顔亮明日渡江王權退采石十一月葉義問至建康被旨罷權代以李顯忠時知建康張燾至府才十餘日夜漏下二鼓燾就寢允文叩門求見甚急曰此何等時而公欲安寢乎適諜者言敵以明日渡江約晨炊玉麟堂公何以為策曰燾當以死守

亮麾衆渡江亮駐車和之雞籠山丙子亮麾衆渡江

時王權所留水軍車船皆在而諸將未有統屬莫肯用

命晝伏山崦惟張振王琪稍任責

允文亟處江事允文往采石督舟師未至十餘里聞鼓

聲振野官軍十五日坐路旁者問之衆曰天節使淮西

聲金不聲鼓我曹皆騎士節使命棄馬過江我曹不

解步戰從者皆勸允文還建業允文不聽策馬至采石

趨水濵權餘兵止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諸將已為遁

計允文召其統制張振王琪後載皐盛新等問之曰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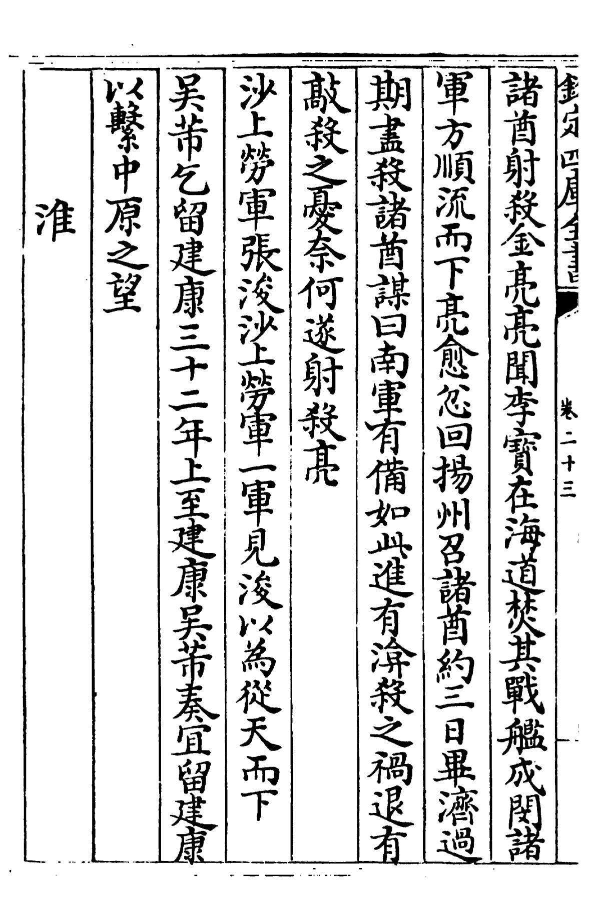
萬一得濟汝輩走將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且朝廷任汝輩不能一戰報國衆曰豈不欲戰誰主張者允文曰汝輩止坐王權之繆至此朝廷已别選將將此軍矣衆曰誰允文曰李顯忠皆曰得人矣允文曰今顯忠未至敵以來日過江我當自先與諸君戮力決一戰且朝廷出内帑金帛九百萬緡給節度承宣觀察使告身在此有功即賞之授之皆曰既有所主請為舍人一戰允文即與浚等謀整步騎陣於江岸而

以海鰍及戰船載兵駐中流擊之布陣始畢風色作亮執小紅旗麾其舟自楊林口出敵始謂釆石無兵且諸將盡伏山𮗚未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敵舟將及岸官軍小却允文顧時俊撫其背曰汝膽畧聞四方今可作氣否若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即揮刀出陣待敵風色忽止官軍以海鰍沖敵敵舟分為二官軍呼曰天師勝矣併擊金人金人所用皆撤和州民居屋板所造及掠江濵渡舟底如梢皆不能動遂盡死於江中其回泊岸

者亮盡殺之
采石之捷允文奏捷夜半復布陣待敵遣盛新引舟師自楊林渡口戒曰若敵船自河出即齊力射之必爭與死毋令一舟得出如河口無敵船則以尅敵神臂弓射北岸新即駐舟江心齊力射敵敵騎望之遽却
李横權錡職錡病退屯鎮江葉義問以李横權錡職趨令渡江錡姪汜同往軍不利
措置守江上以横汜不利差楊存中措置守江以戍閔

為淮東制置吴拱為湖北制置李顯忠為淮西制置亮以書招王權以携我衆允文用顯忠計檄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鴟張至此朝廷已將權重置典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亮大怒遂抵瓜州

諸將按試車船時江岸有車船二十四艘允文與楊存中等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抵瓜州將泊岸復回敵兵皆持满以待其船中流上下三周回轉如飛敵衆相顧駭愕亮笑曰此紙船耳



諸酋射殺金亮亮聞李寳在海道焚其戰艦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忿回揚州召諸酋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諸酋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渰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奈何遂射殺亮

沙上勞軍張浚沙上勞軍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

吴芾乞留建康三十二年上至建康吴芾奏宜留建康以繫中原之望

淮

兩淮長江所恃以為藩籬者淮也淮東以楚泗廣陵為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淮西以廬壽歴陽為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西之鎮潯陽為重而舒蘄實潯陽之表湖北之鎮武昌為緊而齊安實武昌之表

廣陵今揚州　魏文再至　佛貍嘗頓軍　郗鑒謝安曽鎮此　高宗皇帝駐蹕于此

淮陰今楚州　謝安蕭道成曽鎮此　趙鼎曰楚當敵衝所以蔽兩淮

盱眙今盱眙軍　臧質嘗守此　呂頥浩曰駐維揚當以一軍屯盱眙以備衝突已上繫淮東

合肥今廬州　魏明帝曰先帝東置合肥賊來輒破地有所必爭魏文時滿寵表合肥西三十里有險可依立城名曰新城時張浚行淮上築廬州城

壽春今壽春府　魏與吴晉與符堅宋齊梁與拓拔氏血戰而爭此南北之衝也紹興劉錡嘗渡江援壽昌

歴陽今和州　孫策圖江表起於此蘓峻濟横江以刼

姑熟歴陽者姑熟之門户楊沂中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而至歴陽已上繫淮西

兩淮山勢由少室而来至於桐柏而愈大自桐柏而至危岡斷壍纍纍相屬接于巢湖幾一千里

淮東水寨淮東川澤之國凡兩小洲大渚沙與石磧水勢環繞人所不到之地皆水寨也自謝楊縣楊石鏡老鸛新開諸湖而言凡四十餘處而相通之寨九

淮西山寨淮西烏林之地凡嶂嶺峭拔上平下險無路

可登無階可陟人所難到之地皆山寨也自六安信陽舒城南巢廬江諸沿邊而下凡有九十四處而外有無水之寨六

寨官寨將員數每一寨置寨官一員令借補資秩為之主宰每十寨置寨將一員令繫省特差為之提督

孫權牋操春月方生後漢建安十八年操軍濡須步騎四十萬權率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權牋操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曰權不欺孤

乃還

孫權圍合肥二十年權圍合肥時張遼等屯合肥權守十餘日城不可拔乃還

朱桓守濡須魏黄初三年吴侍子不至帝怒伐吴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直圍南郡吴吕範督舟師拒休朱桓以濡須督拒仁

曹仁向濡須四年仁步騎數萬向濡須朱桓兵才五千人諸將各有懼心桓諭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

在衆寡曹仁既非智勇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曹公自来則不足憂況仁等耶仁遣于泰攻城分遣常雕王雙襲中州中州者桓部曲妻子所在桓遣別將擊雙等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斬雕擒雙死者千餘人

魏帝至廣陵五年魏大興兵伐吴至廣陵時江水盛長帝臨望嘆息而去

魏帝如廣陵六年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十月如廣陵臨江觀兵吳嚴兵固守帝見波洶湧歎息而去

諸葛亮約吳伐魏青龍二年亮出斜谷遣使約吳同入大舉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孫承入淮向廣陵淮陰魏滿寵欲拔新城致賊壽春帝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圍邳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吾將

自征之勅司馬懿堅壁以挫亮鋒七月帝東征吳主聞大軍至遂遁

諸葛恪圍新城吳諸葛恪前破魏兵遂有輕敵之志復入寇淮南圍淮南連月不拔會大暑而退

祖逖渡江晉建興元年祖逖擊楫渡江屯淮陰起冶鑄募兵二千餘人而進鎮雍丘

褚裒伐趙永和五年趙亂褚裒表伐趙即日嚴戒直泗口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日以千計蔡謨曰今日之事

殆非時賢所及後敗衆退屯廣陵

殷浩保長江八年殷浩北出許洛無功謀再舉義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今軍破資竭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長江之外羈縻而已不從

苻堅寇淮太元三年秦兗州刺史彭越請東西並進堅從之使超督東討諸軍事遣俱難毛盛等步騎七萬寇淮陽盱眙超攻彭城四年謝元救彭城彭超據

彭城俱難克淮陰
符堅寇淮南秦毛當王顯帥衆二萬自襄城東會超攻淮南五月難超拔盱眙六萬圍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謝元自廣陵救三阿難超敗北走僅以身免
謝元淝水之捷八年堅大舉蜀漢之兵順流而下先遣符融至潁口梁成攻洛澗詔以謝元為都督謝石謝琰桓伊等拒之元遣劉牢之趣洛澗斬梁成步騎崩潰皆

赴淮水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元軍不得渡使謂苻
却堅曰但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逼而殺之遂麾却衆
亂不能止元與琰伊以精鋭八千涉淝水堅衆潰
魏攻盱眙元嘉二十八年魏太武自廣陵歸悉力攻盱
眙臧質固守凡三旬乃觧圍去
魏寇壽陽齊建元二年魏元嘉與劉昶入寇壽陽垣
崇祖於城西北堰淝水堰北築小城使數千人守之
崇祖决堰衆溺死皆退走

齊淮南入于魏永元二年裴叔業以壽陽降魏魏以元勰鎮壽陽遣崔慧景赴壽陽不克六月陳伯之再攻勰擊之於肥口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遁還淮南遂入于魏

韋叡拔合肥梁天監四年大舉伐魏五年韋叡攻拔合肥

韋叡救鍾離六年命叡救鍾離或勸叡緩行叡曰今鍾離鑿穴而處負尸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

景宗與敵合以火攻魏橋魏軍大潰

梁堰淮水灌壽陽十三年梁堰淮水以灌壽陽成而復壞

侯景反壽陽太清二年侯景反於壽陽

吳明徹拔壽春陳大建五年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

明徹敗淮十年周滅齊上欲爭徐兖督軍伐之明徹闡彭城列舟艦城下王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索貫車輪

沈清水以遏陳船歸路明徹舟並礙不得過軌引兵蹙之衆潰明徹為周人所執淮南盡歸周

賀若弼鎮廣陵十三年隋賀若弼鎮廣陵韓擒虎鎮

廬江

隋問高熲取陳策陳祥明元年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集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

集兵彼必然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隋用其策陳人始困

裴度平淮唐元和十二年愬降元濟於城上梯而下檻送京師淮西平

世宗征淮南周世宗顯德二年帝下詔親征淮南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命諸軍圍壽州

高宗駐揚州建炎元年敵過東京上駐蹕揚州

呂頤浩請俟夾淮一戰 三年頤浩請申敕諸將以俟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又駐維揚當以一軍屯盱眙一軍

屯壽春以備衝突

張守防淮之策守言二策一防淮一渡江若屯重兵於楚泗及淮隂三處賊兵未能遽犯然恐我師怯戰望風先潰則舟楫拘於南岸敵或以精騎間道先絶吾渡江之路此可患者一渡江則去中原益遠又行在兵多西人不樂南去可患者二若為中原計而幸不至則用防淮之策若為宗社計而出於萬全則用渡江之策

高宗南渡二月敵犯淮倉卒南渡

敵犯淮冬敵陷滁犯壽春官吏以城降犯無為守臣與民渡江南歸陷廬犯和守以城降犯真守棄城

敵寇淮東四年秋達蘭寇淮東詔劉光世住鎮江分兵以備江岸乃會淮南諸鎮併力擊之

張浚不救楚州楚州危趙立告急趙鼎欲遣張浚往救浚曰敵鋒不可當徒手搏虎併亡無益鼎曰楚當敵衝所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將之心浚曰根本未固人心易揺此行失利何以善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

兩浙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浚力辭乃詔岳飛掩擊因令光世遣兵渡江以為援

敵攻秦州水寨紹興元年達蘭攻秦州水寨為張敵所敗擒其壻萬户布拉克殺五千人衆

朱勝非陳淮五事二年勝非陳經營淮北五事　二謂逆豫招到山寨已二十六項彼得之未必為用我失之人心必去　五謂渡淮之後有助順土豪可率衆者擢為守將俾自為備則兵勢益張

敵偽寇淮四年劉豫子麟姪猊寫里嗢等自維揚分道入寇舟師由清河據楚騎兵渡淮據滁上曰朕當親總六師往臨大江決於一戰時江東宣撫劉光世在馬家渡淮西宣撫張浚軍在采石淮東宣撫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詔光世以兵援世忠且令張浚移軍建康於是光世進屯太平州世忠復過江駐揚州
高宗親征下詔親征始正豫逆罪人皆鼓勇朝士尚多懐疑鼎曰顧不為羣議所移

詔松年會議進兵詔簽樞胡松年往鎮江與諸將會議
進兵

世忠大儀之捷韓世忠戰于大儀背嵬軍各持長斧上
揕人胸下揩馬足遂擒貝勒托卜嘉烏珠走還泗上

民兵擊賊時承楚泰三州各有水寨民兵合力擊賊上
曰淮民未能安業今乃力奮忠義宜放十年租税仍撥
錢米助之

仇愈拔廬州敵 犯廬州知州仇愈發戍兵千人拒之無

一還者
張浚視師六年浚視師命世忠屯承楚光世拒廬浚屯盱眙
劉豫分道入寇九月上發臨安豫閘上將親征簽鄉兵分道入寇西路趨合肥以統之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猊統之報至浚復往江上視師時浚駐盱眙沂中屯泗上世忠在楚飛在鄂聲勢了不相及獨光世之兵在太平州遣輕騎據廬而沿江一帶更無軍馬朝廷甚憂之

張浚有進無退時疑敵偽合兵光世奏廬州難守欲還
太平諸將議欲保江浚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
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有
進擊無退保或請上回臨安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
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
賊得淮南因粮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
之寇正當合兵掩擊況士氣甚振可保必勝一有退意
大事去矣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手

書報浚覽卿奏甚明俾朕釋然無憂浚奉此詔異議乃息光世已會廬州而退浚即星馳至采石遣人喻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督光世復還廬賊次濠壽浚拒之詔併以淮西屬浚

沂中李家灣之捷猊過定遠以犯建康楊沂中悉衆以出至李家灣與猊遇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猊軍中賊潰亂沂中乘之大破之而聞猊敗亦潰散麟豫之意決

張浚築廬城七年朝廷謀北伐浚出行淮上撫諭諸軍

築廬州城

酈瓊叛秋淮西軍統制酈瓊全軍七萬降豫是冬敵

廢豫

劉錡順昌捷十年烏珠渝盟錡敗之於順昌

劉錡柘臯捷十一年烏珠謀再舉詔大合兵于淮西以

待之乙卯果入寇犯壽春府命錡渡江禦之敵陷壽

春錡至廬敵騎大集錡退以避其鋒敵入廬州錡退東關

見其地負山面水據之以遏敵衝軍勢復振烏珠直據

和州浚遣姪子蓋與王德先趨采石浚夜絶江與錡聲

援相接又命沂中為浚副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而至

歴陽敵退浚復和州錡至柘臯適與敵合烏珠以鐵

騎十餘萬分兩隅而陳王德與田師中先薄其右隅

陳動錡與諸軍合擊之浚與大軍繼至敵大敗遂復

廬州二月捷書至軍勢大振

勿以議和為意秦檜曰山陽所以扞淮東東關拒淮西

水路又山陽六合皆近江形勢之地嚴備此數處然後江可安上曰山陽東關已降處分更令張浚益脩守備今雖遣使然勿以議和為意但作不講和處之爾

康伯條陳淮策三十年亮將渝盟右僕射陳康伯條上兩淮守禦之計同樞密葉義問奏兩淮形勢在今為急荆南劉錡則均襄隨郢光化棗陽之所隸也鄂渚田師中則安復信陽漢陽之所隸也建康王權則滁和之所隸也鎮江劉寶與馬師成閔則真陽通泰之所隸也

江陰正控海道宜自鎮江分兵以扼之至於濠梁固始安豐諸郡近邊亦要總之合肥比已分屯諸將臣欲飭兵擇地險要廣施預備

汪澈言飭邊備三十一年丁亥夜風雷雨雪交作汪澈言此陰盛也願飭邊備

陳康伯四策康伯畫四策一令兩淮諸將分畫地界使自為守二措置民社家為寓兵之計三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四沿江諸郡增壁積糧以為歸宿之地

汪澈言守淮要害澈言渡師淮甸以守其要害

存恤山水寨又言淮南山水寨舊來鄉豪自相結集

當隨宜存恤使自為守

劉錡屯揚州錡屯維揚新復海泗二州

葉義問督視義問督視江淮允文參議

王權棄廬州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遛不進錡再激權

不得已發兵至廬州戍守故敵得渡橋以濟淮權棄

廬州遁敵騎至尉子橋姚興以三萬人力戰權擁羣

刀斧自衛不援興興沒

王權棄和州權又棄和州奔采石中外大震

劉錡皂角林之捷敵 萬户高景山犯揚州錡禦之於清河敵以氊裹舟載糧挽而上錡募善沒者鑿沉之錡俄病嘔血不能支猶乗肩輿臨敵指揮敵 過江錡設伏皂角林誘敵入弩發敵敗斬景山

成閔援淮西成閔發應城縣回援淮西

李顯忠代王權十一月葉義問至建康被旨罷權以李

顯忠代之命虞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

羣書考索別集卷二十三